

第1卷

本卷主编

武玉栋

花蕾

百姓秋叶



花蕾主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百姓秋叶

花蕾 主编

第①卷

本卷主编 武玉栋 花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姓秋叶·第1卷 / 武玉栋,花蕾主编.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500-0138-1

I. ①百… II. ①武… ②花…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887 号

百姓秋叶·第1卷

武玉栋 花 蕾 主编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75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138-1
定 价 25.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1—60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百姓秋叶”丛书

公元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民族经历了酸甜苦辣五味杂陈、喜怒哀乐错综交加的岁月。大事小事、好事坏事,老百姓无法避免地经历了太多太多。但时光的巨轮滚滚向前,把这些渐渐抛在了车后,一任水遮土掩;“正史”的记载有些比较疏略简陋,有些日益模糊不清。而且,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正在相继进入花甲、古稀乃至耄耋之年。也许,在不久的将来,那时的人、那时的事、那时的物,以及由此构成的社会景象,都会慢慢湮灭;也许,在久远的将来,后人会因这宝贵财富的丢失而一边捶胸顿足,一边苦力考证。

我对历史虽有爱好,但这方面的知识贫乏得可怜。然而身为匹夫,却不自量力地产生了避免以上担心成为现实的想法,进而有了编辑“百姓秋叶”丛书的行动。

之所以定名“百姓秋叶”丛书,概因为宗旨是:“凡人琐事,展现岁月风貌;细枝微叶,勾画时代巨树。”芸芸众生既不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策划者,也不是历史进程的决定者,看上去他们对于历史走向的影响似乎是微乎其微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然而,他们正是历史风雨的直接承受者,他们当之无愧地真正是历史的主人和证人,无数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乃是构建所谓大历史的不可或缺的最坚实、最鲜活的材料。当然,这些材料很难见诸于囿于某种观念和规定而撰写、出版的文字中。以至于像一些史学前辈所说的那样:“哪一年发生了什么战争,哪一年哪个大臣受到了什么赏赐,史籍上都清清楚楚;而当时老百姓用什么餐具吃饭,婚娶的风俗是什么样的,寻绎却十分困难。”大大小小的普通人的对曾经历过的岁月证言,形成了那个时代历史的无数细节。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残缺的、不可信的,一如没有细枝微叶的树干,即使



参天入云也缺乏生命,只能称为枯树而已。

“百姓秋叶”丛书力求作者广泛化。无问弄书种田,贩夫走卒,都可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带着那个时代特征的事或人忆写出来,贡献出来。尤其欢迎来自社会“低层”的作品(无力亲自动手者,委托他人代笔也可)。

“百姓秋叶”丛书所选文章,坚持短小精炼、朴实无华。无需优美的句式和华丽的辞藻,不用深刻的评论和高度的概括,只求以白描的手法、朴实的文字,详细地记录下真实的人和事。

“百姓秋叶”丛书所选文章,既可追忆当年的趣乐,也可回溯曾经的哀怒——只要把真实的亲历奉给社会,留给后人。

在饱经了人生的悲欢起伏,告别了年轻时的气冲斗牛之后,我开始了“百姓秋叶”丛书的工作。无论如何的荆天棘地,怎样的筚路蓝缕,我都将义无反顾、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三十年前读过并牢记的青年马克思的一段话,将一如既往地鼓舞着我、激励着我:“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为它的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作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我们的事业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在我们的遗骸前,高尚的人们将洒下他们的泪水。”

花 蕾

2011年春,于平阳梦湘阁



目 录

徐州解放初期的歌声	王贵林 王贵洲 (001)
50 年代的几件事	花纯宝 (004)
1950 年我所经历的几件事	周嵩山 (007)
我当事务长的一段经历	徐培生 (011)
在解放初期的那些日子里	王志五 (015)
回忆吴光道同志	齐志焕 (020)
我家的房客	张继超 钱丽娅 (023)
淹没在商海中的徐州首家三星级酒店	戴 月 (030)
初到华山	聂兰英 (033)
老文具	徐卫东 高 森 江宏国 (035)
我革命的起点站	周建芝 (038)
好政委绳昭云	刘守信 (042)
亦师亦友董振声	张延合 (048)
承载岁月的鲜活色彩——染坊	郭运菊 (051)
大使馆里的记忆	何砚平 (054)
徐州二中记忆	陈俊生 (058)
“向地球开战”	胡大成 (063)
第一代女交警	孙兰兰 (068)
1958 年,开挖京杭大运河	孙茂松 (070)
少年拾忆三章	丁大正 (072)
那年青年节我做贼	石 飞 (080)
外公外婆和我	朱晓沛 (082)
半斤肉票	李作华 (086)



宽容的慰藉	张成珠 (088)
显示神灵的石碾盘	朱端柱 张甫文 (090)
井祭	甘汉生 (092)
解放桥头的五香面蚕豆	郭运菊 (097)
一尊石膏像	汪福海 (099)
1968:我的记忆碎片	陈 平 (102)
在大锅里洗澡	夏 奇 (106)
被子也能租,租金两毛钱	傅炳立 万祥牛 (108)
少年一惊险	花 蕾 (111)
装配自行车	陈金文 薛 玲 (116)
难忘的“丑陋”	张立春 (118)
难忘的采蟾酥	陈晓军 (123)
我的运动员生涯	李 风 (124)
我的“汾阳情结”	张 河 (126)
初当记者时的记忆碎片	鲁晓晨 (133)
用盐煮过的盐水瓶	于 峰 (137)
义务劳动受挫	吴 思 (138)
1978 那些事儿	胡鸿杰 (141)
连环画书摊	曹乘龙 (145)
到兵团第一年日记中的那些“最”	张希杰 (147)
低微者最高尚	董 尧 (153)
苦乐年华	汪福海 (156)
难忘老兵几句话	吴小军 (159)
“特务”学习班的解散	温克华 (163)
老布店的风景	钱丽娅 (167)
堂·吉珂德式的青年	张辑哲 (169)
痛苦之旅的温情记忆	刘 迅 (175)
我在唐山大地震中与死神擦肩而过	张靓文 (178)
考学记	张习东 (183)
我的大学梦	秋 雨 (189)
我的数学故事	张小雪 (192)



独特的校队生涯	王小工 (196)
记忆中的大学生活	王 荣 (200)
我的下铺“兄弟”——焦剑	申 珂 (204)
我是女生	陈立思 (206)
说说我的老师们	浦永春 (210)
大学生活的两个小段子	许晓春 (213)
我记忆中的王小波	钟 明 (216)
舞会趣事	姚恒璩 (218)
老朱继续当班长	郭友群 (220)
入学与上学	水京安 (223)
青春絮语	肖玉环 (227)
旧日澡堂	江宏国 (231)
南京街头诈骗术	时盛麟 (234)
吆喝声声	赵 杰 (236)
死里逃生介寿堂	马小冈 (238)
第一次独自远行	郭嗣平 (241)
永远的政委	高 辉 (247)
对一个自杀未遂者的批斗会记录	姜东平 (252)
军大衣风波	穆学谦 (259)
搬家记	谢树庭 (261)
我的记者之路	陈作顺 (263)
陈年趣事	张鲁道 (268)
王教授的噩梦	谢声显 (272)
“抢”食品	费 明 (278)
铁中往事	杨洪建 (282)
我的十年农村生活	胡树森 (285)
我在兵团打过人	任国庆 (291)
相亲	蒋仁德 (297)
蓝阳	杨劲桦 (302)



徐州解放初期的歌声

王贵林 王贵洲 地址：江苏省徐州市七里沟印染
厂宿舍 1-16 号 电话：83202300 邮编：221008

解放前的徐州，人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在老百姓的心目中，那时是没有什么歌声的。即使有一点，那也是从文亭街道衙门的军营里和大同街商店里的留声机里飘出的靡靡之音。但是从 1948 年 12 月 1 日随着第一缕阳光从东方升起，奎河桥头（即后来的解放桥）就有一队身穿土黄色制服的文工团员在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给徐州的上空吹来一股清新的风。歌词这样唱道：“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解放区的太阳永远不会落，解放区的歌声永远唱不完。人民领袖毛泽东，救苦救难恩如山，今天我们解放了，人民从此把身翻。”这是徐州市民听到的第一首红色歌曲，春节开学后，各中小学开始教唱这支歌，开始了徐州革命歌曲的新纪元。同时流行的还有《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走，跟着毛泽东走》等从老解放区传过来的红色歌曲，因为经典词曲新颖精炼，所以我至今仍记得它的曲调和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我们要的是生存和自由，不能把生命当粪土。走！跟着毛泽东。走！跟着毛泽东。打死卖国贼，建立新中国，和平、民主、幸福的新中国就在我们的前头。”

获得了新生的人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当年最流行的就是《翻身道情》和《妇女解放歌》，每天喇叭里放的都是：“旧社会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们在底层……”

刚解放的徐州没有工业，号称“两根半烟囱”。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工作，新生的人民政府表现了卓越的执政能力，用“以工代赈”的方



式在经济十分困难的状态下,在徐州进行了两项大规模的基础工程:一是挖奎河,修解放桥,解决水患对市区的威胁,该工程至今仍发挥巨大功能;二是修九里山飞机场,加强徐州的国防力量。由于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全靠人工,需用男劳动力,解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困难。那年国内为了解放大西南,也动用大批劳力抢修川藏公路,在徐州的这两个热火朝天的工地上,整天放的都是《歌唱二郎山》和《英雄们抢渡大渡河》。只要天一亮,空气中就回响着:“二(呀吗)二郎山,高(呀吗)高万丈,枯树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挡(呀吗)被它挡……”还有:“万里风雪盖高原,大渡河水浪滔天……”这两首歌都高亢激昂,壮怀激烈,给人们带来无穷的力量去抬去拉,也冲淡了繁重体力劳动带来的疲倦和困乏,表现了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

解放没多久,朝鲜战场烽火连天,抗美援朝成了那几年中国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于是《志愿军战歌》响起来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一致团结紧,打败美国野心狼!”由于它朗朗上口,唱起来铿锵有力,一时成了主旋律,成为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同时流行的歌曲还有《王大妈要和平》、《走向军干校》。当时赴朝参战的部队都是整建制地从刚打完仗的国内野战军中抽调,有文化的军队干部较少。为了补充高素质的军队干部,当时在全国各大军区都分别组建“军队干部学校”,简称“军干校”,从全国各中学中报名抽调。我的本家就有一位小叔就是从徐州三中报名抽调的,当年他上初三,没毕业就报名上了“军干校”,在青岛短期培训后就上了朝鲜战场,复员后安排在海军司令部,现退休后定居北京。解放初期徐州中学就几所,这首歌仅流行于中学,知道它的不多,但影响巨大,因为它那进行曲的旋律鼓舞了当年徐州 100 多名热血青年从宁静的课堂走向沸腾的战场,甚至有的还血洒朝鲜的三千里江山。“我们的心在跳跃,我们的热血在燃烧,听祖国在向我们召唤,我们响应她的号召:让我们走,走向军干校,让我们走,走在最前头。”我至今还记得老师在教我唱这首歌时的情景:认真、庄严,跃跃欲试。因为印象深刻,时隔 50 多年,歌词仍能一字不落地唱完,唱时且充满激情。





国外正激烈地进行抗美援朝，国内也热火朝天地宣传新《婚姻法》。因为旧的婚姻系统治中国几千年，因此新《婚姻法》的宣传，很快就深入到千家万户。尤其是允许“寡妇改嫁”这一政策，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是一个不小的冲击。当时徐州尚属山东省管辖，于是吕剧《李二嫂改嫁》就大行其道，话匣子（有线广播）每天唱的都是“李二嫂眼含泪，关上房门……”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一唱段很多人几乎是张嘴就来，照这个势头，要不是行政区划变更，吕剧“统治”徐州不是不可能的。吕剧虽然不是歌曲，但它对徐州在那一个时间段的影响和烙印却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1952年，随着电影《白毛女》的放映和歌剧《刘胡兰》的演出，电影插曲：“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那个）飘飘，年来到……”歌剧选段《传喜报》：“数九（那个）寒天下大雪，天气（那个）虽冷我心里热，我从（那个）前线转回来，胜利的消息要传开……”给当年炎热的夏天带来些许清凉。

50年代的几件事

花纯宝 1932年生,江苏省睢宁县中学教师

雨夜送路

1950年我就读于江苏省运河师范学校。一个星期六下午回家乡古邳。按规定星期天一定得回校。不巧星期六的夜里下了一场大雨,到处沟满河平,星期天上午仍是雷雨交加。至中午雨停了。我和同学周维尚邀约一起回校。从家到学校约有30华里。我们一路泥泥水水。走有20里左右,天已漆黑,路两边全是高粱棵子,雨后的蛙声、风声,凄厉聒耳,我们心里开始害怕起来,不敢再往前走。而且想到土山(学校所在地)东门外还有200多米的水洼地,心里更是打怵。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俩心生一计:“到村里找村长去。”走进村中,迎面来了一位50多岁,高大魁梧的男子。维尚同学开口问他:“请问老乡,村长住在哪里?”那男子问:“你们找村长干什么?”我们说:“我们是县政府(邳睢县县政府设在土山)的干部,昨天回家取东西,不料下雨回来晚了,天黑了,我们又未走过黑路,胆子小不敢再往前走,想请村长派人给我们送一段路。”那男子爽快地说:“黑天,你们也不好找村长,我来送你们吧!”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土山东门外,我们不忍心再让他趟水过去,于是就说:“请你站在水边和我们说着话,壮着胆,等我们趟过水去,你再回去好吗?”他答应了,并不停地说话:“你们慢慢走,不要趟到深水处。”我们趟过对面干地,喊着:“老乡,请你回去吧!谢谢你啦!”只听对面传来:“不用谢,你们走好!”

我们当时看不到他的形象,但想到他那纯朴、善良、热爱党的干部



的思想品质,我们内心对劳动人民无限崇敬的思想感情油然而生。

阶级觉悟

1957年7月26日,在双沟与爱人举行婚礼后的第二天,我俩一起回古邳老家拜见父母亲。在家度过暑假,开学前回双沟学校。临行前,父母亲把早已套好的一床三面新的棉被子要我们带回学校。于是我俩高兴地把饱含老人爱子心情的被子背着回校。从古邳到双沟足足60华里,既不通车,又都是土路,只得步行。

走了30多里路,虽是轮换着背,也已累得气喘吁吁,只得走走歇歇。走到刘店集街东头,实在累不可支,而且照此速度,天黑也难能到学校。于是我俩商议,花钱找人背送一段路程。适巧街头路边有一位40多岁的男子在乘凉。我们和他说明原因和报酬,他满口答应。于是他背着被子与我们一起往前走。约走有四五里路,遇到一个中年男子,看他衣着气质,像是地方小干部。他朝我们审视了一番,厉声说:“你们两个年轻人,不背包袱,雇人给你们背,剥削阶级思想多严重!”我俩当时无言以对,只有默不作声,白挨一顿批评。

卖开水的老夫妻

1957年的暑假期间,我和爱人一起从学校步行回古邳老家,途中必经张圩街。一次,我们走至张圩街东头,又饥又渴,于是就在路边的一家卖开水和一些零食的篷子底下歇息喝茶。接待我们的是年过半百的老夫妻俩。在攀谈中,他们知道我们是结婚不久的双沟小学教师,老人家对我们特别热情,我俩喝开水,吃零食,老大娘还硬要给我们熟鸡蛋吃。我俩不要鸡蛋,老大爷说:“鸡蛋不要钱,喝茶也不要钱,你们只管吃。我们无儿无女,就喜欢共产党的干部,共产党的干部都是我的亲人。以后再经过这里,一定来歇息,吃点东西。”后听当地群众介绍:“老人经常这样对待路过的党的干部。”

后来,我们又经过那里两次,每次都是吃东西不收钱,而且还硬塞给熟鸡蛋带着。那热情劲使我们很受感动,心里想:今后有机会一定来报答两位老人。



不料,1958年,我们因工作调离了双沟,再没有机会经过张圩,也没有时间专门去拜谢他们。曾经多次打听老人的情况,仅得知:上世纪60年代初,生活困难时期,地方政府把两位老人都转成了非农业户口。听到这一信息,我们的心里稍有安慰。但欠老人的一片情,始终没能忘记,一种愧疚的感情一直压抑着我们几十年。更感遗憾的是:现在只记得老大爷姓“荣”,名字就知道了。



1950 年我所经历的几件事

周嵩山 男,1931 年 5 月生,江苏丰县人。1949 年 3 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 4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华山县委助理秘书,徐州地委办公室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地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地委常委、地委秘书长,徐州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徐州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党组副书记。

(一)

1950 年的春节,是我离开家的第一个春节,是在县委机关过的,平淡极了,过去的那一套旧俗统统没有了,大家只在一块吃一顿饺子。就在这天,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赵明德同志接到通知,要到滕县地委去开会,他什么话没说就笑眯眯地走了。大年初一,路上能否吃上饭还是个问题。这些他们都以革命来对待,毫无怨言,对我们新参加革命的同志也是个实际教育。赵明德同志是金乡县人,他调来华山不久,他的对象李进英同志也调来了,在县政府大院西南角的小楼上结的婚,我们都去闹新房。后来进英同志要生孩子了,华山没有医院,到丰县去住院时,走到半路在赵河涯村边生了个女孩,为纪念这个地方取名叫“河生”,后来感到“河生”不准确,改为“华生”,至今我还保存他们母女的一张照片。赵明德同志被提任县委委员、组织部长不久,就调往青岛、上海工作了。

因工作需要,吴光道同志去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刘修礼同志主持工作。地委又先后调来县委委员、副县长赵庆昇同志,县委副书记徐诚同志。赵县长精明干练,年轻有为,时年 28 岁。他爱人王淑敏同





志，端庄貌美，令人敬佩。徐书记也是携家带着来的，和大家相处很好。县委秘书处的人员也有所调整，高天一同志改作县委纪委秘书，赵后君同志再任县委秘书，刘宽山同志任行政秘书，我任县委助理秘书，张昌俊同志任内收发，葛庆银同志任文印员。后君同志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在文字上肯下功夫，笔下生辉。再任秘书后，轻车熟路，干得比较顺手。对我的帮助也很耐心、具体，一般的文字工作，他放手让我写；县委的大报告，他先起草，让我边抄边改，几乎是一气呵成，县委也比较满意。他还经常给《大众日报》写稿，也登了几篇，其中《刘王楼的今昔》写得很感人，我看后流了泪。那时报社处理稿件非常严肃认真，对作者、读者高度负责，不采用的稿子退回来，整个处理过程清清楚楚，我们看了很受感动。后君同志也鼓励我写稿，我始终没有这个勇气，不敢动笔。内部的报告我却写了一些，有的地委还加批转发了，这也使我增加了自信心。

适应农村工作的特点，县机关是早上学习，上午办公，下午3点钟后休息。有的搞文体活动，打篮球、乒乓球。赵庆昇、赵后君同志经常在篮球场上拼搏，与一般干部同乐。有的在田头地边，散步、交谈，优哉游哉。晚上如果剧团演出，不少人去看戏。当时有个华山县剧团，唱正宗的梆子戏。铁锤（郭金玉）的《虎头牌》、刘桂荣的《三上轿》，带有进步意义，他们两个男女主角唱得又好，大家最爱听，戏园子里总是挤满人。全县教师集训时，送给剧团一个大幕，横标“华山县剧团”，为剧团增色不少。剧团里一位姓周的小演员登台表示感谢时，把“感恩不尽”说成“感恩不谢”了，引得一片笑声。

那时的同志关系也很密切，大家经常在一块谈天说地，甚至打闹嬉戏。在年龄稍长的同志中，县委委员、供销社主任刘勤修，李寨区委书记绳昭云，县委党校副校长孟宪华，还有赵后君同志，他们谈得来，接触得多。从年龄上说，刘是老大，绳老二，孟是老三，赵是老四。刘勤修同志的儿子“桂今”，就分别叫他们二叔、三叔、四叔，亲如家人。年龄比他们稍轻的李振堂、赵玉平、程德忠、孙德美（女）等同志，他们闹着玩就更凶一点，有时我也在场，不过只听不说。我们年轻的同志在一块，或打都拉克，或一起去看戏，或在街头走走，也感到无限欢快。

(二)

1950年下半年,在党内进行整风,主要是整顿思想作风,采取的方法主要是上党课,大家联系实际,进行自我教育,以提高思想觉悟,改进工作作风。整风之后不久,就接着进行土地改革,开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山东分局为帮助华山县土改,从德州地委调来了土改工作队,带队的是德州地委宣传部长余惜光同志。鲁中南区党委团委书记李清和同志也来帮助一个时期的工作。土改队来华山后,他们不习惯吃这里高粱面蒸的狗尾巴圈馍馍,因为没有别的也就慢慢习惯了。那时伙食分大、中、小灶,县级以上吃中灶、小灶,是细粮,其他都吃大灶,是粗粮。菜金也很少,多是吃豆芽青菜。华山县没有饭桌,都是蹲在地上,八个人一围就算一桌,菜不够就多放盐。过这样的艰苦生活,习以为常,也没有人说什么怨言。

土改工作队分到区乡后,主要是帮助工作,都没有挂职务。余惜光同志坐镇帮助县委。吴光道同志主持全县工作。余是文化人,又是搞宣传工作的,口才好,语言丰富,作起报告来,有声有色,滔滔不绝,很有鼓动性、感染力。吴光道同志工作扎实,作风深入,长于兼听,执行政策稳妥,处理问题细致。他们两人配合,土改工作开展得很好。当时余惜光同志在宋楼区聂洼村蹲点,他带来的张建华同志也是笔杆子,会写文章,他与后君同志配合也是相得益彰。他们经常向滕县地委报送材料,地委的《工作通讯》上常见华山县的消息和经验。土改队还来一位刻钢板的同志,他叫艾玉生,擅刻方块字,速度快,质量好,所以华山县的材料不管在内容上、印刷上都是比较好的。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不少好的工作方法和经验。

这次土改,强调面对面的斗争,反对和平土改。凡是确定为地主,又有民愤的,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发动苦主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罪大恶极又有血债的,诉苦以后,坚决杀掉。解放以后,华山县开杀戒,是从枪毙顽区长韩锡久开始的。在县驻地戴套楼召开大会宣判时,他还向县司法科长杨荣廷同志要一支烟抽。拉到刑场处决时,连打两枪未中,他站在那里一动未动,第三枪打中了,头上一片“红光”,倒在地

